

沙漠之狐

在北非

从北非战役看隆美尔的 用兵之道

攻，必隐其形，使敌不知其所欲；守，当审时度势，使敌不得其隙。



□ 云 风

◆因为我们的对手是隆美尔

一战之时，艾尔温·隆美尔从他的战斗经历中总结出了许多日后将在他军事生涯最高峰北非战场上得以贯彻扬威的战术。作为一名出色的战术专家，隆美尔长于运用地利，强调知己知彼，仔细侦察；以正兵示敌而出奇兵制敌，善兵不厌诈而常出其不意；每运筹周密又常用兵大胆；攻，必隐其形，使敌不知其所欲；守，当审时度势，使敌不得其隙。隆美尔的每次指挥作战均得于或亲身或由亲信深入敌后仔细观察，把握时机做出决断，每击必封喉。因此，隆美尔在最适合运用装甲兵的北非战场屡屡得手，使得他的敌手，傲慢的英国人不得不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对付在装备和后勤资源上均处弱势的非洲军团。后来又不断抬高他的战术、战役修养，制造“沙漠之狐”神话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一时间，隆美尔也被吹捧成了一代奇才；天

才战术家；独创了新的装甲兵战术、战役思想。

隆美尔在二战中表现出的领导艺术实际上与一战中所具备的那些东西并无二至，他那几乎是频繁而过的亲临一线的抵近观察使得他能够把握住每一次时机抓住敌人的最薄弱环节，用他那实力通常不如敌人的有限兵力发起致命一击。隆美尔的这种指挥方式为他的下级指挥官们所极力效仿，他对下级的要求“战斗分队的指挥官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坚决果断”被他的下级忠实的遵守着，他们总是将自己和更低一级的部属的力量发挥到及至，因此才能创造出多次以少胜多的漂亮战例。隆美尔总是将他的参谋部留在后方，只带最精干的参谋小组随行，而且还常常和指挥部脱离接触，连续几天之内都处于无法联系的状态。当隆美尔回到他的司令部之时，也就是他的参谋人员必须在5分钟之内将近期内所有重要情况向他说明的时候，他的参谋们也就立刻在他的简短精辟的战术指示下疯狂的工作起来。隆美尔的

领导方式是严厉的、不容争辩的和不受个人好恶影响的。但是他也经常和下级开玩笑，因为他知道作为一名指挥官，赢得下级，尤其是军衔比较低的官兵的迷信般尊敬和狂热的效忠对于领导他们去取胜是十分有利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非洲军团的每一个官兵都将隆美尔奉为神明，始终愿意为他和他的胜利而效命。即使是在战局最为危险之机，非洲军团的士气也少有低落过的时候。也正是由于赢得了部属的拥戴，在隆美尔指挥下的非洲军团才能在缺乏补给、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多次取胜。

◆没有我包抄不了的防线

隆美尔的加扎拉和托布鲁克之战是非洲军团驰驱北非沙漠之役的顶点，也是最能体现他的战术战役思想的精髓的战役，同时还是最能反应他将在一战中的所得在北非运用的例子。隆美尔曾经与英军在托布鲁克先后两次拉锯争夺。1942年5月，当

隆美尔的指挥风格

当隆美尔受命出任非洲军团的司令官时，他意识到所有他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战线上和二战初期法国战役中得以检验的战役战术思想可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得以充分的发挥了。

北非沙漠宽广无垠，地形起伏甚少，视野宽阔，便于机动、迂回、包抄，是一个机械化兵团作战的绝佳场所。北非的独特战场环境为隆美尔提供了检验、发扬他在一战中总结出来还没有得以在法国战役中完全施展开的思想的舞台。在这里，他还是习惯于亲临一线，隆美尔为自己准备了专用的装甲指挥车、坦克甚至飞机。他还习惯于通过无线电与下级单位的指挥官一起分享所有的情报。这远比当年在一战中必须面对面指挥下级要有效百倍。

隆美尔还改进了火力支援程序，他的攻防转换速度十分迅速。善于使用布设各式地雷、设置反坦克炮构筑交叉火力等方式来弥补防守兵力、武器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隆美尔学会了训练部队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发起进攻，最大限度的利用突然袭击和欺骗用计对敌方带来的精神上的震撼和防御上的虚弱。他要求“部队必须学会悄然而无声的进行运动”。

隆美尔第一次奇袭并夺取战略重地海港托布鲁克时，他想要遏制住英国人在北非的进攻势头，并将主动权把握在他的手中。要夺取

托布鲁克就要先行夺取在托布鲁克以西的加扎拉，英军当然也认识到了加扎拉和托布鲁克的重要性，他们在加扎拉至比尔-哈凯姆一线部署了重兵，沿防线前沿埋设了大量反坦克和防步兵地雷，构筑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整个防线异常坚固，隆美尔是攻不破的”英国人如此认为。

对于信奉“大胆的决定是胜利的的最好保证”的隆美尔来说，也许有他攻不破的防线，但是没有他包抄不了的防线。他准备从加扎拉的南侧一翼绕过，然后攻击托



正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的非洲军团总是让英国人难以猜测动向。

艾尔温·隆美尔是一个杰出的战术、战役指挥官，在一战中指挥精锐的山地步兵营的经历教会了他许多今后将在他的下一次战争中所使用的作战方法，养成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

他认识到机动和协同的重要，“在部队行动中，无论是行军、突击还是撤退，机动的速度都

是确保制胜的关键因素。”“部队必须以最高速度来完成一切上级命令的行动，并且要在所有这种高速机动中始终保持协同、一致，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所有的诸兵种协同进攻战斗都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周密的协同”而实际上，他的这些思想、认识的根本来源还是源自他作为阿尔卑斯军团步兵指挥官在一战中的经历。他的诱敌欺骗；他的快速攻防转换；他的预先准备、协同作战；他的指挥员抵近观察和坚决攻击、追击等等用兵独特之处，都是基于他在一战中的体验的。

隆美尔如此指示他的部下。

在白天，意大利步兵对英国防线正面发动攻击，一切可以调用的车辆被隆美尔用来制造烟尘，甚至属于凯瑟林的那些空军的暂时不用的装载着飞机发动机和备件的卡车也被调来在意大利步兵背后来回逡

巡，为的是扬起大量沙尘，让英军以为这是非洲军团的装甲部队主力在行动。在加扎拉前沿，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似乎不可避免。而一到夜幕降临之时，德国人的真正主力却悄然行动，借助夜色掩护在远离加扎拉的南方重新集结。当英国人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加扎拉正面之时，也就是隆美尔的右钩拳出击之日。实际上，早在一战中，隆美尔在卡普雷托战役中就经常使用这样声东击西的侧翼包抄大迂回，并且取得相当战果。这一次不过是他的这些战



布鲁克的东北方向，

这里的防御相对其他地域要薄弱，因为英国人不会想到隆美尔会从这里出现。为了策应大迂回，在加扎拉防线的正面，隆美尔用意大利步兵师佯攻，并将手头大多数炮兵配属他们，以欺骗英军，使他们认为非洲军团会从防线的北部、加扎拉的正面发起强攻，并诱使他们调集其他地域的兵力加强一线。“在加扎拉正面的进攻务必真实，以求使英军指挥官坚信我们肯定会在这里发起强攻而不会向南在比尔-哈凯姆来一次右钩拳式的大迂回。”

术思想在二战中的升华。

虽然德国坦克损失巨大，可是隆美尔的大包抄却让英国指挥官里奇将军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被迫把本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占优势的坦克逐一投入战斗。实际上，由于力量已经到了极限，隆美尔也不得不转入防御，但是他十分注意防御的技巧，隆美尔反复强调调属不论个别防线上情况有多危急，都力求集中装甲力量进行反突击，因此德军的坦克反而总是显得比英国人多。里奇就这样被欺骗了，他并不知道隆美尔在一边喘气一边还在策划着新一轮攻势。

◆指挥官应该亲临火线

3天之后，战役进行到了关键阶段，双方都在坚持着等待对方先行崩溃。隆美尔那脆弱的补给线被英国人掐断了——这条线路和突袭的行军线路一样，惟有绕过加扎拉防线南端才能到达隆美尔那里，而英国人也不傻，他们懂得釜底抽薪，腾出所有可能调用的飞机对隆美尔的这条生命线进行打击。这3天内非洲军团几乎难以得到象样的补充，甚至连弹药和油料也无法保证。隆美尔做出了一个让英国人后来后悔不已的决定：利用托布鲁克城下的德军部队回过头来与本来佯攻吸引英军注意力的意大利第21、24集团军对头攻击，用向心突击在加扎拉防线上打开一个口子，这样才能使奔袭的部队获取后勤补给。虽然突击来自身后，让人吃惊，防守加扎拉防线的英国人还是顽强抵抗。但是，经过激战，隆美尔的冒险成功了，英国指挥官们简直无法想象隆美尔会想出这样的计划来。当英国人正在指挥所里争吵时，隆美尔却按照他的一贯作风亲临前线，并且有多次战斗都是他在前沿直接指挥的。“指挥官应该始终记得把自己放到士兵的位置上，亲临火线。这样才能

拥有自己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清楚的懂得自己的下级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才能及时的解决，并由此找到敌人的薄弱点，加以利用。”这是他为自己经常用开参谋人员、司令部单独涉险抵近前沿观察、指挥的解释。也是他在一战中的习惯在得到了无线电、联络机、机动性强的车辆等先进手段加强后进一步发扬的结果。他的这个特长在这一仗中得以充分发挥。

虽然英国人拼命抵抗想要合拢防线上的口子，并且再度切断隆美尔脆弱的补给线，但是隆美尔还是很快抓住了英军的纰漏，他向托布鲁克西南方向发起了一次佯攻，以此来掩饰他对托布鲁克整个防御圈上突破点的真实意图。在再次进行了由欺骗性佯动掩护下的大幅度机动之后，隆美尔把部队主力调集到了托布鲁克东南方向上，并且准备从那里突破英军的防线。

突如其来的轰鸣声打破了英军防线上午夜的寂静。在重炮和Ju-87俯冲轰炸机的反复轰击之后，隆美尔的部队在黎明对英国人发起了攻击，突然袭击使得英军手足无措、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刚刚在西面正亡命打通加扎拉防线的德国人怎么会瞬息之间又出现在自己托布鲁克防线的东南方向上。虽然他们知道隆美尔最终的目标是托布鲁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突然，开始的头几个小时内，英国人的抵抗是无序和慌乱的。德国人乘机通过在英军防线前面雷区内利用夜暗提前几个小时开辟的道路，虽然由于仓促，通路太窄，一次只能通过1辆坦克，但是由于欺骗的成功，行动的突然，英国人甚至没有反应过来用重炮封锁这些通路。24小时之后，托布鲁克陷落了。隆美尔在一战中产生，

在法国战役中实践，在北非完善的种种战术战役思想得到了检验。在便于装甲兵纵横交错的沙漠地带，隆美尔的战



术大放异彩。

◆我的经验来自上一次战争

隆美尔在一战中是步兵指挥官，而且二战前的战争准备中，他接触装甲部队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在统帅了在二战前夜刚刚暂露头角却蕴涵着巨大能量的机械化部队之后，彻底的倾注于这种可以让他尽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部队的指挥艺术之中，并出色的掌握了与之相关的技、战术。比起同时代的英军将领来说，可以认为隆美尔在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指挥领域要先入门，并且掌握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兵团组织、领导、指挥、保障的全部技能，培养了超越英军将领的装甲战指挥艺术。所以在北非战场他屡屡凭借劣势兵力获胜。实际上，隆美尔也只是一个战术家，他打仗所借助的最主要的是经验、直觉和想象力。他把战争看成一场“更大一些的赌博”，他认为战争就是纯粹的冒险。缺乏严密的战略思维能力，没有全局眼光注定了隆美尔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名将，但是无法成为一个帅才。他的许多光环是英国人为了给自己顽固守旧不思变化，不熟悉、不了解装甲兵运用而带来的失败找台阶而加上去的。但是，不能否认，隆美尔在法国和北非的表现实际上是纳粹德国装甲兵团级别指挥官水平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层次上德国人堪称世界前列。由于有事先准备，开战初期的德军无论在作战理论、装备技术还是在具体战术上都要占一定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盟军包括苏联在彻底掌握了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作战思想的精髓之前，与德国人的对抗总是处于下风的原因之一。但是当盟军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机械化战争之后，凭借他们的种种优势，凭正义战争、争取自由之势在必得，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纳粹德国即使人人都是隆美尔，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